

人生百味

开在秋天的花

■司德珍



几场秋风,几场秋雨,天气骤然变凉了。清晨推开窗子,空气中都是露珠的清凉。是呢,已是深秋了。秋天是花草的分水岭,有些花在这个季节走到了暮年,有些花却在这个季节开始朝气蓬勃起来。

前两天回乡看望父母,远远便看到院墙上爬了几株扁豆秧,浓郁的绿铺在墙面上,花开得正盛,一簇簇,一丛丛,深深浅浅的紫与绿叶相映,颇为明媚。有嫩绿的豆荚探出头,弯弯的模样像小姑娘的眉,很是惹人怜爱,也有人叫它“眉豆”,很诗意的名字。

扁豆在乡下很是常见,大抵是好养活的缘故吧。墙角、树下、篱笆外,随手挖个浅坑,洒下几颗扁豆即可,不用浇水施肥,只需几场雨水便可以破土而出,伸出稚嫩的叶子,纤细的藤蔓,缠缠绕绕地生长。是什么时候爬满了围墙?谁知道呢。不经意间抬眸,发现满墙的藤叶绿得澎湃。忍不住叹一声,真快呀,扁豆叶都铺满墙了呢。

扁豆在夏天蓄积力量,不疾不徐。秋天来了,秋风秋雨秋露接踵而至,许多藤蔓的植物日渐稀落,丝瓜花谢了,南瓜秧枯了,唯有扁豆花在这个季节里笑得光华灿烂,欢天喜地。左邻右舍的院墙上也都牵绕着无数的扁豆藤蔓,它们迎着秋风绽放明媚,白的、紫的、粉的,把冰冷的砖墙装扮得热闹活泼。风吹来,绿叶婆娑,花儿蝶舞。

母亲的院子里有棵桂树,碗口粗壮,枝枝条条安睡了般沉默。平常没有人注意它们,只有到了秋季,才引人注目。枝叶蓊郁了,身上缀满了淡黄色的小花,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,不留一点缝隙,抬头仰望,满眼星河。一阵秋风吹过,桂树的枝条随风摇曳,荡起阵阵花雨。幽幽的清香像青春年少时的梦,不由得让人停下脚步,深吸一口气,笑着问道:“是桂花开了么?”和善的母亲站在树下,笑得灿若春风:“是呀,摘些桂花带回去吧,给孩子们做桂花汤圆吃。”

隔壁的阿婆讨了几枝,将缀着花苞的桂枝插进水瓶里,有几朵娇艳的小花已经开了,屋子上下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放学回家的孙女伸了鼻子去闻,欢喜地叫着,好香啊,是桂花的味道。目光顺着香气落在桂花上,捻下两朵捧在手里,香气便在掌心弥漫,小姑娘与桂花对视,巧笑嫣然。

傍晚,母亲挎着篮子说去村外走走。此时,地里的农作物都已收割完毕,山野敛去了辽阔的绿色,连路两旁的树叶也随风簌簌而落,人目皆是秋的寂寥,不免让人怅然。忽然发现田埂旁有一处色彩缤纷,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走近了细看,是野菊花呀。它们恣意开着,熙熙攘攘,艳紫如霞,粉白如云,明黄如绸,一朵朵绚丽在余晖里。

母亲站在野菊花前,眉眼尽显笑意,她弯下身子,细细地摘下一朵放入身边的篮子里,篮子里的野菊花一朵挨着一朵,亲密无间。母亲的身影没在霞光里,像一幅画,安静而美好。

在乡下,野菊花的用处很多,可以泡茶,清热去火,可以做枕头,助眠安神。母亲说,等晾晒好了给我做个枕头,保准可以做个好梦。我恍然记起,前段时间跟母亲打电话提起过那几日睡眠不好,我随口一说的事,她竟然记在心里了。我笑,何止是做个好梦呢。枕芯里是野菊花的芬芳和母亲沉甸甸的爱意,再漫长的黑夜也变得柔和温暖了许多。

“自古逢秋多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你看,那一墙热闹的扁豆花,那一树蜜甜的桂花香,那片绚烂的野菊花,它们都是秋天的温度,亦是温暖人间的烟火。

人间烟火

遥远的小推车

■田雪梅

老家院子的车棚下,依墙而立的手推车,木头干裂的痕纹,记载着它经历的漫长岁月。

从我记事起,那个木制的车身,长长的两个木把手,两条圆木腿,下面是一个胶皮车轮的手推车,被我们亲切地唤为“推车子”。

因父亲长年在外打工,轻巧方便的推车子就成了母亲的重要运输工具。

农种,母亲用它来推麦种;夏天,母亲在它上面放一个筐,筐下方两边正好有两个孔,从车把穿上去,下面固定住,推两桶水和喷雾器,去田里打药。秋天,推车子成了推粮食、推农具的得力工具。

乡下人家,大人小孩都能熟练驾驭推车子。夏天,母亲拿镰刀袋子去割草,哥哥推着推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推得轻松自如,灵巧地避开水洼、石子。他把车推得七扭八弯,但车子马上与地面拥抱时他及时扳过来。

一路上嘻嘻哈哈,哥哥问我想坐车不?尽管我心里有些担心,但还是想坐。我紧紧抓住推车子上的撑,哥哥刚推起来一晃三摇,我吓得心都快从嗓门眼跳出来。不一会儿,他便推得稳稳当当,避开障碍物时绕的弧度稍大一些,车子便不再一摇三晃,左扭右拐了。

母亲割下的青草在沟沿上堆了座小山,我和哥哥把青草装在大蛇皮袋里,塞得满满的,还用脚踩得实实在在。我在一边扶推车子,母亲把青草袋子一个个放在推车子上。放得太前,车把会翘起来,放得太后,重量全在车把上,让车把不堪重负。母亲在两个车把都拴好绳子,再和哥把袋子一一调好位置放好,用绳捆一圈固定住。小小的车子,单薄的车身,竟承载了五六袋子。

母亲咬着牙,脚往后一蹬,推起了车子,我和哥在车两边扶着,母亲在后面看不到前面。我和哥左拽右拉地指挥,车子走得还算顺当。车子在下坡时,常常由于惯性,一个劲地往前跑,母亲用力拉着车把,我和哥在两侧用力拽着绳子,既怕车子跑了,又怕车子栽跟头。

小推车像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,家里少不了它。推土推雪推垃圾,只要不是大件的东西,小推车都义无反顾地应了下来,它担负得太多,承载得太重,两条“腿”伤痕累累,母亲怜惜地用斧头劈好一个木桩,用锯子锯成长短一样粗细相同的两根木棍,给它换“腿”。它的轮胎磨得面目全非,但只要里胎完好无损,打足气,它又“意气风发”了。

小推车伴我们走过了差不多20个年头,我们去外地求学时,母亲用它推着我们的行李送到小镇的车站。它承载了太多的岁月记忆。如今像垂暮的老人静静地待在院里一隅,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。



生活手记

火车上的白皮鞋

■张军霞

前些天,我们一家坐火车出门游玩,坐在我们前排过道边的一个中年男子,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

首先从衣着上来说,这男子从头到脚全是白色——白衬衣、白西服裤子、白皮鞋。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挺爱干净。再从言行方面来说,这个人极爱说话,半截车厢都能听到他在滔滔不绝讲话。最开始,他拿起手机不停拨弄,一会儿打电话,一会儿又接电话,张口闭口都是关于房产的内容,让人很容易就猜测到他的职业,大概是售楼部销售员之类的工作。

在处理这些电话时,他口若悬河,把手中的房源夸成一朵花,仿佛对方如果不买下这套房子,就错过了多少个亿。“该小区位置好,左边是公园,右边有大型超市,出门几百米就是学校,距离车站近,出行十分方便……”这样的说辞,不管对方是想买房子当婚房、学区房或者养老都可以选择,交通方便、出行方便、购物方便等,我在旁边听着都差点要问问他:“这么好的房子到底在哪里?”看来,这个人的销售业绩不错,应该是领导眼中的精英员工。

打完电话,男子闲下来不到三分钟,又开始跟前前后后的旅客说话,他问坐在右边的一位大妈:“您这身唐装是在哪里买的?真好看啊,特别显气质!”大妈正在打瞌睡,含糊地说了一句,又去打盹了。

他又问坐在后排的一个小伙子:“兄弟今年多大了,结婚了吧?几个孩子?”小伙子腼腆地一笑:“我还没有对象呢!”男子立刻表现出一副相当惊讶的样子:“不会吧?你长得这么帅,怎么会没有对象?哥给你说啊,遇到喜欢的女孩子,你要学会主动出击,甜言蜜语加上礼物轰炸,没有女孩不喜欢这一套。”接下来,他开始大谈特谈自己的恋爱经验,弄得那小伙子除了频频点头,一句话也插不上。

这时的我,不由对这个男子起了反感,再看他那梳得油光可鉴的头发,更觉得此人属于超级油腻的那种。

这时,车厢的广播里报出了一个站名,男子听了,说:“下一站我就该下车了,出门十多天了,真是怪想家的。”说着,他拿出湿巾,低头仔细擦着自己的白皮鞋。

这时,他的手机又响了。这次,男子接通电话之后,立刻变了一种腔调,声音甜得似乎能滴出蜜来:“宝贝乖啊,我再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。你要的芭比娃娃,我早就买好啦。还有,爸给你买了一个电话手表,以后想爸爸了就打电话……”

挂断电话之后,男子开始整理座位下边的一个购物袋,我看里面花花绿绿的,装的全是给孩子的礼物、零食。看来,这个人对孩子还是超有爱心的,在女儿眼里,他一定也算得上是一位超级好爸爸吧?

终于,男子下车了,他那双被擦得一尘不染的白皮鞋在人群中还是格外显眼。我发现在和这个男子偶遇的几个小时里,他身上被我贴了若干个标签:业绩不错的销售员、废话连篇的油腻男、有爱心的好爸爸……

这么多个版本的他,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其实并不重要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,谁又能保证自己在旁观者眼中不是“多面体”呢?不必刻意去给别人贴标签,也不必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,当生活需要你一定要去承担某个角色时,那用一颗平常心尽力去做就好了。

我这样想着,抬头一看,不知何时,白皮鞋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……

【芦花】

在我脑海深处,始终珍藏着一幅美丽的画卷:北大洼白花花的盐碱地里,长满茂密的芦苇。每到秋风瑟瑟、树叶飘零的季节,蓝天白云下,成片的芦苇随风起舞,轻盈的芦花如雪白的浪花,掀起阵阵波浪,荒蛮的盐碱大洼,荡漾着诗意的律动;三两个懵懂的少年,倒骑在牛背上,吹响自制的短笛;时而有雁行自北向南飞过,留下一串啼鸣……

——晓理

【秋色】

一进入深秋,我家的庭院就藏着诗意。庭院秋色,秋韵满院。真想用一纸素笺,画出庭院的模样,这个熟透了的秋天,落在我的枕上。我家的庭院,在深秋里,就像一幅多彩的画,镶嵌在这个深秋的封面上。年年秋天,今又秋天,又见秋色染庭院,惊艳了时光,温柔了岁月……

——谭哲胜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静观】

寒露已过,霜降又至。时间好像过得很快,但细一想,时间也从来没有慢过,从来不曾为谁停留过,它一直都是这样,不快不慢地走着,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。有时候,我们甚至怀疑,时间是不是静态的。这种怀疑,毫无道理,有些改变,不易察觉,对于万物,我们皆可静观。

——章铜胜